

# 不說話

潘柔邑



## (一)

囡囡不說話。奶奶握著囡囡的手說：「囡囡安怎還在睏呢？囡囡身體毋爽快嗎？」囡囡背過身子假裝沒聽見。奶奶往裡邊挪了挪，手探過來碰觸囡囡的額、眉、臉。奶奶的手，厚實而溫暖，包覆了囡囡的手摩娑著。感受到一層柔軟的繭，囡囡的眼睛眨呀眨，像剛孵化的蛾翅那樣濕潤而幽暗，掙扎著，困在黑暗中。（張開眼睛就危險了....）

奶奶不知道，囡囡只是不想動。他清楚一旦張開了眼睛，一天就開始了。囡囡突然不想面對這種生活。所以，囡囡閉上了眼睛，蜷起來。奶奶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我活到這沒趣味阿啦...囡囡的心被劃了一刀，血從眼睛流出來。所以只好睜開眼。

起來，奶奶已經走了。囡囡等遲緩的腳步聲遠去後才出房門。囡囡好抱歉，但他還無法面對奶奶。還有其他人。

## (二)

囡囡偷偷地擦了好幾次眼睛。他的面具有瑕疵。製造商沒有給他百分之百的真心，所以有時面具會破掉，從心臟。但囡囡還是需要一點遮蔽，所以繼續戴著。

## (三)

「媽媽，我是囡囡啊——」囡囡心底吶喊著。但他對躺在身邊的媽媽說：「媽媽你才是囡囡。」因為媽媽賴在床上，偷偷玩窺伺的捉迷藏。

（「媽媽啊，我是囡囡。」）

囡囡突然想到，媽媽的懷抱就在眼前而已。而他多久沒有投入了，那是什麼滋味呢？自從囡囡長大之後，每次想被抱，卻發現只能被倚賴。因為媽媽太嬌小了，比囡囡個頭小。（「媽媽，我不能只當囡囡嗎？」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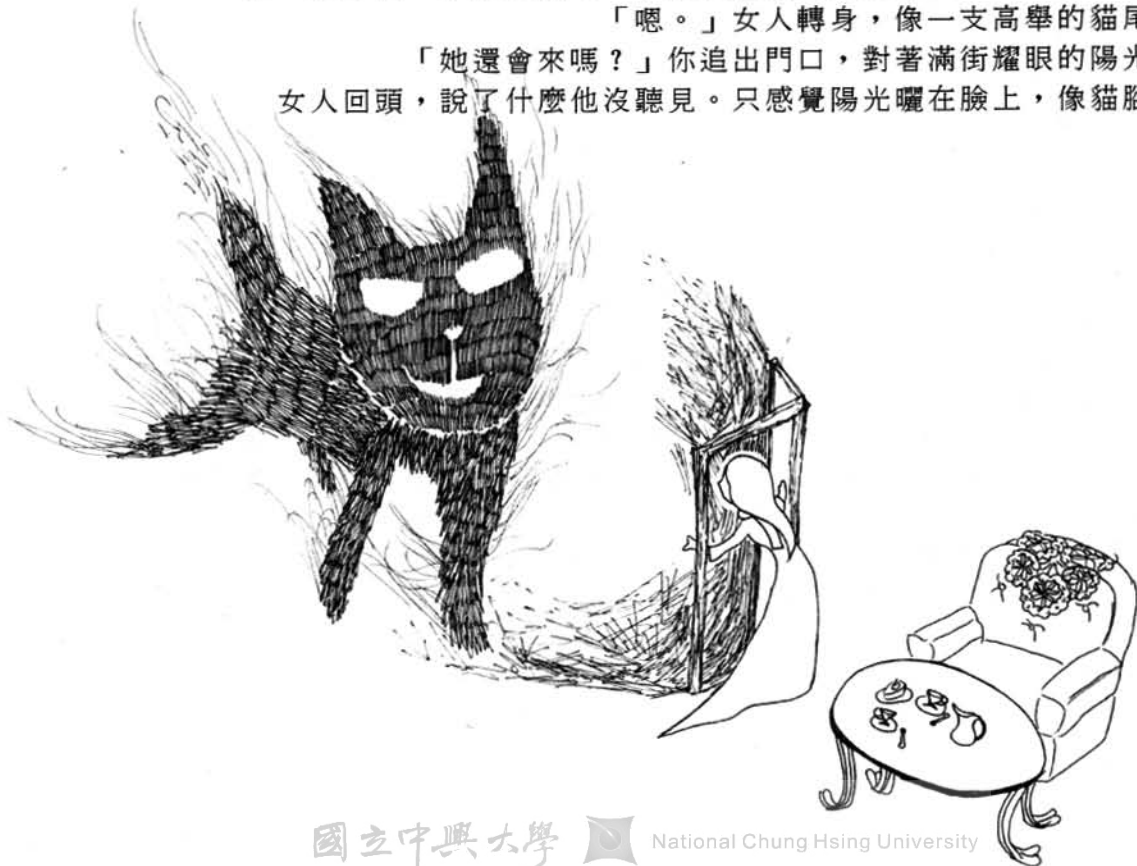
囡囡只能假裝沒這個人在身邊，因為他太渴望了。「媽媽啊，這不是遊戲耶你——你找不到獎賞喔。」囡囡看著調皮的媽媽這樣想著。媽媽找不到人陪他玩，自顧自走了。囡囡抱起剛幫媽媽蓋的被子，蒙住自己的呼吸。

貓咪按了門鈴。  
 貓咪在門口瑟瑟發抖。  
 門開了。「怎麼啦？」  
 喵~（你願意收留我嗎？）  
 「小貓咪，進來吧。」你敞開大門，風吹起你的圍巾。  
 貓追逐著你頸上的毛線。

貓蹭著沙發，瞳孔也著。  
 「要喝牛奶嗎？」你好笑地問著。  
 ?牙咧嘴，貓像是打了個哈欠。  
 「你這咬人貓！」你岔開手，做出個威嚇的手勢，前往廚房拿了碟子。  
 「裝貓樣想喝貓東西是吧！」  
 貓舔了爪子，咪咪叫了兩聲，簇到他的膝頭邊。  
 「好喝嗎？」你一點點、一點點地餵食，順著她的毛髮，欣賞她難得的順服樣兒。  
 貓兒輕輕顫抖著。

你拍拍被褥。「要過來窩著嗎？」  
 貓兒優雅地滑步，一個躍身，落在羽被中。找了個舒適的姿勢，睡了。  
 貓眼閤上，卻還喵喵叫了兩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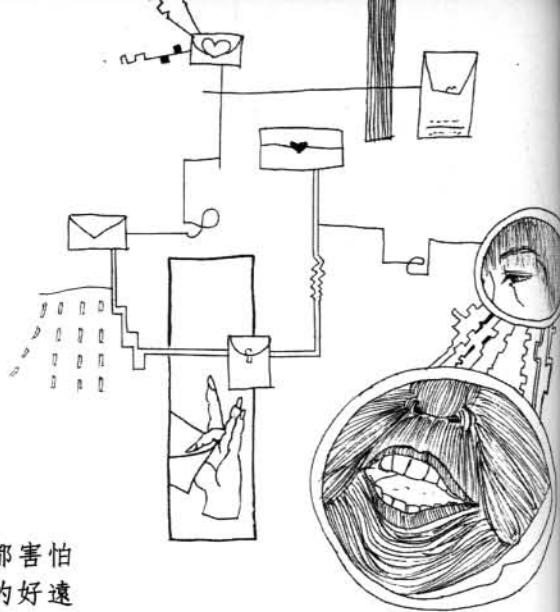
女人等在客廳：「謝謝你收留我的貓。」  
 「……貓，走了嗎？」你遺憾地，手指耙理過瀏海後滑出，像失落了什麼。  
 「嗯。」女人轉身，像一支高舉的貓尾巴。  
 「她還會來嗎？」你追出門口，對著滿街耀眼的陽光問。  
 女人回頭，說了什麼他沒聽見。只感覺陽光曬在臉上，像貓腳印。



# 信

潘柔邑

信件寄出之前，沒人知道它在我手裡醞釀了多久。若抹去了時間與日期（保存期限），游移在模糊的定位中，文字會發酵。不曉得傳到了你手中，是否已經酸臭腐朽？或是有一股沉厚的香，蜿蜒滑入你的腦海？這封信，比其他人慢了很久，久得讓我想說聲抱歉（對象是誰？），久的以為它幾乎不可能完成……連我在書寫的當中，都害怕再一個停頓就是無止盡的延宕，一個小小的逗號滾的好遠，轉著轉著就陷入了呆滯，不曉得是圓周點的停頓、還是被旋出的拋物線？



這是第三封信。

## <第一封>

我在夢裡寫信給你，醒來後什麼都不記得。於是只好重新構思一分。你若入夢，幫我找尋一下，是否遺落在醒來的瞬間或卡在試圖越境的邊界。

## <第二封>

（請容許我銷毀。立場時空都已不同，只是場焦慮的喃喃自語。）

那些話為什麼不敢說？說了又不承認？

- (1) 怕被窺見，
- (2) 怕被推敲，
- (3) 其實就只是一片空白而已。
- (4) 以上皆是。
- (5) 以上皆非。
- (6) 這並不是選擇題。

## <第三封>

是，讓我們回到正文。（既是第三封信為何還要回顧之前的內容？這些斷裂的殘章並無助於我接下來的敘述。）為什麼這封信如此難以下筆？寫給其他人的時候，我總免不了提到旅人的角色。但你，我不曉得芽是不是該，或可不可以，寫信給洋？

原諒我思緒混淆，現實與文字交錯。為何要思慮那麼複雜？（但其實還應該加上夢境。）關於寫一封信我想我還是失敗了。用了不喜歡的辭彙，好像這是一場代價的人際關係，但其實不該是這樣的。我想要簡單的敘述出：很開心的。見到你很開心的。就算只是文字上的遇見。閱讀你的詩是一種直辣辣又隱晦的官感，如果能像你那樣簡單的表達方式，就好了。

不想再用這些符徵來傳達我的意旨了。反正都很混亂。

看陳雪的書吧，可以看到簡單，卻不是單純的東西。

祝

安好